

新時代下 香港更需健康的議會秩序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本周立法會大會進入「反拉布」、修改議事規則的關鍵階段。反對派為阻止修改議事規則，已陷入瘋狂境地，從上周大會的情況便能看出，反對派在會議上不停拍柏及叫口號，甚至離座走出主席台前抗議，秩序混亂，迫使全日會議三次暫停。修改議事規則遭遇粗暴對待，被阻撓被阻絕，只能更說明，這樣的議事規則不健康，這樣的議事規則必須修改，否則，立法會永無寧日，香港難維繁榮穩定。

一直以來，反對派主要有五種手法「拉布」，分別是在立法會審議法案的全體委員會階段「打爛沙盆問到篤」、提交大量毋須預告的臨時動議、休會動議、中止項目動議和點算法定人數等，無論是哪一種方法，都嚴重影響了議會的正常秩序。「搞流會」是反對派議員用盡方法阻礙議會運作的另一種手法；今年是歷來流會最多的一年，反對派製造流會肆無忌憚，導致政府積壓大量議案未能提交立法會，嚴重損害香港

利益，在背後引發流會的議員應該負全責。

2017年10月至今，立法會只通過了《致謝議案》，以及有關「一地兩檢」無立法效力的政府議案，未能通過一項法案。單是處理兩項無爭議的《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和《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決議案，便用了近13.5小時。另外，有8項延展附屬法例審議期的議案則未能處理，無法律效力的議員議案一項都沒有處理。光是點算人數、秩序問

題、程序議案就用了62小時時間，加上兩次流會就足足用了議會一半的時間。

在2016至2017年度，政府提給立法會的29個法案中，只有12個法案獲得通過，而當中很多未能完成提案都是和未來發展息息相關，令香港經濟、民生等發展付上沉重代價。香港不能忍受無休止的內耗，如果繼續縱容反對派無休止地「拉布」、「搞流會」，就是對不起「一眾鄉親父老和選民」。

香港再無多餘時間可以輸

「拉布」造成的惡劣影響相信不用再細數，不僅造成大量公帑損失，影響政府施政，亦令廣大市民不滿。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上月底民調顯示，50.8%受訪者原則上不支持立法會議員就一些具爭議性的議題進行拉布，只有14.0%受訪者表示支持。有反對派議員還在揚言指「一國兩制」就是容許反對派的存在，而反對派亦可以「拉布」表達不

滿，硬將「拉布」行為和「一國兩制」掛鉤，凸顯其強詞奪理，漠視民意。

立法會的職能是監察政府，反對派議員肆意拉布和「搞流會」，令立法會不能正常發揮監察政府的功能。事實顯示，建制派提出修訂議事規則撥亂反正之舉，是防止反對派濫用議事規則癱瘓議會、狙擊施政的必要之舉，可對抗大部分拉布和「搞流會」的問題，具體措施包括大會流會後，立法會主席可按需要決定何時召開會議，減少「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降低因點人數後而流會的情況等。可以看出，修訂議事規則，是為修補政策上的漏洞，確保議會恢復有效運作，這樣才能有效發揮議會監察政府的功能。

現時內地已經全面踏入新時代，在「一國兩制」背景下，香港應該善用現有各項優勢掌握時代的新機遇，無論是香港解決內部問題，還是對接國家發展，一個健康的議會秩序是不可或缺

的。相比起用拉布或流會表達不滿，香港更需要的是有建設性的建議與言論，幫助香港推動落實有利於發展的議案。對議事規則的修改，也正是為了符合新時期下主流民意期待和香港整體利益，讓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施政能重回正軌，造福市民。因為香港再無多餘時間可以輸。

然而反對派卻執意以單方面政治取態騎劫港人的福祉，更揚言使用「任何行動」來阻止議案修訂，接下來很可能會不擇手段，盡力拖延。可以看出，修訂議事規則是一場「硬仗」，建制派應該團結一致，把握機會，集中精力，為會議期間可能出現的混亂、衝突做好預備，盡快給市民一個滿意的結果。也希望市民要以強大民意，力挺建制派修法剪布。



維護法治必須先根除亂源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法治是香港人最引以為傲的，也是香港安定繁榮的基礎。然而，我們一邊高談法治，另一邊卻看到香港現實環境混亂不堪，外有反對派的政治明爭，內有立法會的奪權暗鬥，完全感覺不到法治精神的存在。原因正是有人利用法治反法治，致使香港法治精神無存，由「動感之都」變成「動亂之都」。事實擺在前面，那些高談法治的人，又有何顏面再提法治兩字呢？

利用法治去反法治，最明顯例子是立法會的拉布。何謂拉布呢，直接一點說就是扯皮，不過這種扯皮和普通人的扯皮相差十萬八千里。普通人扯皮不過浪費了自己的時間，立法會的拉布，浪費納稅人的金錢每天以百萬萬計，這尚未把拖延了政府議案所造成的損失計算在內。可以說，拉布在燒香港人的錢，是造成香港經濟落後、競爭力停滯不前的原因。

納稅人付給尊貴的拉布議員高薪厚祿，他們卻在公眾面前玩損人不利己的把戲，這又是什麼原因呢？他們口口聲聲說是要維護公眾利益，抗爭政府的「惡法」，但是這些年來，他們到底阻止哪一條「惡法」、為香港帶來什麼好處？他們說不出來。反對派議員張超雄不打自招說：「我們是少數派，投票決定我們是輸定了，所以只有用這種方法爭取我們的民主權益。」

令人不解的是，民主不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嗎？為什麼少數人贏不了，就要用無賴扯皮的方法去改變民主的結果呢？反對派理直氣壯回答，就是因為香港沒有公平的選舉，所以他們才被迫要拉布抗爭。

沒錯，香港的選舉並非絕對的一人一票選舉，除了民選議員，尚有功能組別代表，以保證香港社會各界的均衡參與。不過，這並非不公平，因為類似情況，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存在。

目前立法會選舉制度合理明智

中央政府一直重視香港選舉的公平問題，所以才有循序漸進，逐步達至一人一票選舉

的目標。香港回歸以後，政府部門、立法會、司法機構幾乎完整過渡，沒有任何調整，如果不採取循序漸進的方針，極容易被居心叵測的人所利用，篡奪香港的管治權。

所以，目前的選舉制度不但是合理的、明智的，而且是必須的，反對派之所以氣急敗壞大加反對，原因正是想借民主之名，製造混亂，藉機奪權。所以，我們必須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不能讓少數人的陰謀亂了我們的陣腳。少數服從多數必須堅持，修改議事規則正是為了堵塞漏洞，避免有人在立法會拉布製造混亂，強迫我們放棄原則，向反對派投降。任何在修改議事規則問題上退讓的人，不是糊塗蛋，就是出賣國家利益和香港前途的叛徒。

以法亂法的另一種表現，是選擇性執法和司法判決上的不公。就以震動世界的「佔領中環」事件為例，7名警員為阻嚇抗爭者的違法行為使用輕度武力，便被第一時間告上法庭，並受到嚴判入獄。相反，衝擊警方執法，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人，在兩年後才予以檢控，且大多數都得到輕判，那些在幕後

策劃的黑手，至今仍逍遙法外。請問，那7名忠於職守的警員，難道對社會造成的傷害還重於「佔領中環」的始作俑者？

此外，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前往台灣勾連「台獨」分子，回港時遭到一班憤憤填膺的愛國民眾機槍怒罵，當中4位長者表現略為激動了一些，最終被判非法集結及普通襲擊等罪成，各囚3個月。

明目張膽反中亂港，甚至公然提出「港獨」的狂徒，就獲輕判，成了爭取民主自由的「英雄」；對國家一片忠誠、對香港前途憂心忡忡的老者反而成了「亂臣賊子」，請問公平何在？道義何在？法治何在？天理何在？難道我們能對此視若無睹，用一句「司法獨立」就能堵住700萬人悠悠之口嗎？

無可置疑，要維持香港安定繁榮就得維護法治，要維護法治就必須先根治法治亂源，禍害香港的拉布要剪，如果特區政府不為老百姓出頭，中央政府就有必要體現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撥亂反正，重整規章，「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反對派為阻撓修訂議事規則無所不用其極，圖為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日前與保安衝撞，更伸出手臂向其中一名保安「搵頸」，非常危險。

讓議會重回正軌是議員的責任

柯創盛 立法會議員 香港群策匯思主席



近年反對派在議會內拉布不但變本加厲，甚至出現失控的亂象，以至「乜都要拉」、「為拉而拉」，部分反對派議員甚至以議會抗爭為藉口，長期缺席立法會會議，沒有履行立法會議員應有的責任。反對派議員持續拉布和缺席立法會會議的後果，便是議會審議議案的時間愈來愈長，議會流會的次數愈來愈多，導致實質的議會時間與公帑白白浪費，最終深受其害的始終是普羅大眾。

試問一下，反對派的拉布行動不斷升級，究竟為市民帶來了什麼好處？反對派多次集體缺席會議以致流會，對社會有何利益？難道議會抗爭可成為反對派議員偷懶的藉口嗎？難怪有街坊戲言，立法會工作對建制派議員來說是一份「苦差」，因為需要長時間忍受拉布之苦，工時極長；但對於反對派議員來說，立法會工作卻是一份「優差」，因為能夠不用上班便獲得高酬薪！

作為立法會議員的一分子，站在抵抗拉布的最前線，我對拉布的感受特別深。因為要拉布，所以反對

派會不斷提出大量無意義的修訂，作出大量無意義的發言，燃燒議會和其他議員的時間；或許連反對派議員都知道他們拉布時的發言非常無聊，所以每當反對派拉布時，其他反對派議員一般也不會在議會，不過一旦有建制派議員忍不住離席，離開會議廳致參會人數少於半數時，反對派又會立刻提出「點人數」的要求，繼續燃燒議會時間，變相強迫建制派議員坐在議事堂聆聽連反對派議員也不願聽的廢話。

筆者和其他一些建制派同事，有時候甚至會打趣說，由於日日夜夜都聽到點人數的鐘聲，真的擔心聽覺會受損，甚至回家後也隱隱約約聽到鐘聲！試問一下，這樣的點人數和拉布漏洞，除了浪費議會時間外，對市民一點好處也沒有，甚至對正經的議案討論構成影響。既然反對派正不斷鑽議事規則的空子，濫用機制，建制派難道不應提出修訂議事規則嗎？

近日，多所學術機構和社會組織的民調均顯示了，社會上大多數市民始終支持修訂議事規則，反對的僅是少數。無疑，修改議事規則讓議會重返正軌是社會的主流意願，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必須充分反映市民的意願，為民發聲！

反對派煽動非法「佔領」須負刑責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議事規則進入最後決戰階段，在立法會主席開路以及建制派眾志成城之下，反對派要在議會拉布阻撓修訂，空間已經所剩無幾。所以，反對派決定鋌而走險，發動所謂「包圍」立法會行動，呼籲支持者在立法會外「紮營」，表面是要向建制派議員施壓，實際是為發動暴力衝擊立法會甚至是另一次非法「佔領」作準備。

日前「港獨」組織「學生動源」一名成員於立法會示威區一帶，因懷疑涉嫌藏有仿製槍械被捕，被帶返港島中區警署，事件反映不少「港獨」及激進組織的成員早已混入立法會外營地，並且準備武器，企圖發動暴力衝擊。這說明反對派在立法會外的「紮營」行動，根本是不安好心，真正目的是為激進分子製造一次衝擊立法會的機會，為他們的暴力行動「搭棚」，反對派政客就在後面裝作不參與其事，實際是利用這些激進分子作爛頭卒，藉此破壞會議進行。

這一套「精人出口笨人出手」的伎倆，反對派政客不知玩了多少次。記得在2014年非法「佔中」期間，有反對派人士就以反對《版權(修訂)條例》為由，煽動支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多名暴徒因此入獄，始作俑者的反對派政客以及不斷發放消息的反對派喉舌，推爛頭卒送死，事後卻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現在他們不過是重施故技，在立法會門外「紮營」，發動所謂「包圍」行動，反對派政客讓「港獨」派、激進派混入其中，方便他們發動衝擊，令立法會會議被迫腰斬，以阻撓修訂。成功了他們就會出來奪取「光環」，失敗了被捕坐牢的是「學生動源」等爛頭卒，反對派政客不會失去一條汗毛，依然議員我自為之，新津我自領之，反對派自然樂

得為這些蠢才「搭棚」。

反對派不敢衝擊立法會

記得在日前立法會審議議事規則修訂時，有反對派政客曾一度衝向主席台，企圖衝擊會議，但當時建制派議員隨即表示，如果反對派衝擊主席台，阻止議員出席會議，或令會議程序中斷，將觸犯了《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要求立法會秘書處立即報警，反對派議員隨即知難而退。為什麼反對派政客不自己在議事廳內發動衝擊？原因是有《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這緊箍咒，反對派一衝擊，便會觸犯刑責，不但隨時失去議員資格，更有入獄之虞，反對派自然退避三舍。所以，他們隨即發動所謂「包圍」行動，目的不過是推其他人送死，而他們卻不想冒任何風險，這也是反對派政客的一貫德性，君不見戴耀廷、陳健民之流發動非法「佔中」時大義凜然，事後卻指自己是參與者，反對派的無恥可見一斑。

立法會是香港的立法機關，有特權法保護，不容包圍威嚇。現在反對派呼籲示威者「包圍」議會，有證有據，朱凱迪甚至在facebook上煽動支持者有衝擊的準備。如果之後確實爆發衝擊行動，甚至出現另一次非法「佔領」，所有鼓吹、煽動支持者「包圍」議會的反對派人士都要承擔責任，相信執法部門已經開始搜集證據，「港獨」分子如果鋌而走險，反對派政客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廟。至於其他市民，應了解到這次修訂的出發點並非遏止議員發言權，而是防止無止境的拉布、流會，令議會回復正常，更要看清楚反對派發動「包圍」行動的險惡用心，目的是推市民送死，這樣的反對派不值得支持，要衝立法會就讓他們去衝好了。

對教育局近日諮詢中史科課程的回應

政府教育人員職工會

教育局於2017年10月30日發出教育局通函第179/2017號，進行中國歷史科課程〔中一至中三〕第二階段諮詢。就此，我們一再申明立場，贊成教育局把中國歷史科獨立成科。任何國家的國民，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是理所當然。作為教育當局，推動該科的發展，既是義務，也是責任。

據我們所知，不少學校一直把中史科納入初中的修讀科目，足見教育界一直認同中史科的重要性，只是教育局一直沒有公佈其真實數據，免局方自身陷入尷尬情境。現在教育局正式把中史科在初中列為指定科目，好處是能夠把中史科正名，讓中史科的教學得以名正言順。但這樣做是遠不足夠的，為什麼？

搞課程的人都知道，在學校課程內，有分核心和非核心的科目，中史科在很多學校的課程內都是屬於後者，即非核心科目。再說明白些，中史科就是閒科，是可有可無的科目。這是一個屬性的問題，屬性影響很多實際操作，如教學資源分配、課堂分配、教師的調配等等，也反映在位者的心思和取態。任何科目的議題，必須先看教育局給它的屬性。

現在教育局只是讓中史科有一個名義上的名分而已，並不是讓它成為一個重要的、核心的科目。必須清楚指出，局方沒有藉此機會為中史科做一次徹底的重新定位，看清楚就知道當局現在提出的建議如果不是別具用

心，就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沒有為糾正殖民統治在教育領域所遺留下來的問題而作出的敷衍塞責建議。

不完善中史科愧對國家民族

要將一個在殖民統治時代一直被港英當局刻意忽略，甚至回歸以來都不受特區政府重視的閒科，一下子變成一個要受眾人重視的科目，談何容易！中史科經歷過百年的荒廢，回歸後亦無撥亂反正，一些客觀的要素，包括課程、教材及教師等，都付之闕如。課程和教材只要有心，還可處理，但要讓教育界有足夠有經驗、有分析力、有視野、客觀持平的教師，困難重重！可悲的事實是，現在不少初中學科的中史教師都是由其他非中史本科的老師兼任，情況並不樂觀。

教育局的主事官員都清楚不過這是不容易處理的問題。他們如果不是沒有足夠的魄力、能力和勇氣去全面處理問題，就是沒有以一個國民的身份和迎難而上的專業精神和責任感，來對症下藥地處理問題，令人遺憾。按現在的諮詢方向，他們不但逃避了該教師培訓的問題，連剪裁課程的責任，大部分都交給了學校和教師，即校本處理！這不僅是教學專業的問題，這更是關乎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如果課程又是由校本自決的話，最後會得到什麼非驢非馬、不倫不類的

結果呢？

過去港英政府不讓香港辦好中史科教育，更不想讓市民正面及正確地認識中國。但令人心痛的是：回歸20年裡，特區政府少數官員行事欠謀略，辦事欠能力，盡把好事變壞事。縱然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教訓，包括23條立法，國民教育風波等，港英政府留下來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清除！現時，縱然在各方關注下，教育局仍只交出個不完整的和沒前瞻性的方案，不只是講不過去，更是愧對國家民族的！

總括而言，為了較符合香港現有的情況，我們建議以5個層面處理問題：(1)當局主要官員要重新定位，以負責的態度和專業的精神對教育政策重新檢視，改正殖民統治時代的錯失和清除港英政府為回歸後的政府及社會在教育界所佈下的陷阱；(2)教師層面—「全面與多角度」地引導所有教師負責任和以專業的精神帶領學生正確地認識歷史；(3)政策層面—把歷史科，包括中外各國各地的歷史，定為必修科以代替和吸納通識科，在世界歷史發展的背景下重新認識中國的發展，以中國歷史為主軸，對比世界各地同時期歷史的不同發展情況，引發學生思考，認識問題，和了解事實情況；(4)課程層面—「不偏不倚」地鋪陳事件的内容；及(5)學生層面—接受學生「開放自由」的表達。